

霍 普 特 曼

戏 剧 两 种

韩世钟 章鹏高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六·上海

译 本 序

—

一八七一年统一起来的德意志帝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在不长的时期内赶上了欧洲的英、法诸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个由贵族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明显带有旧普鲁士根深蒂固的军事帝国主义的特征。它对外富有冒险的侵略性，对内则进行残酷的镇压，使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便日益壮大，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义和斗争此起彼落，方兴未艾。帝国首相俾斯麦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日益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竟于一八七八年搞了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法令”，实际上这是个反社会主义者法令，禁止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禁止社会主义报刊出版发行，下令大批逮捕或放逐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在以倍倍尔为首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德国工人阶级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斗争，经过十二年的不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八九〇年三月俾斯麦被迫下台，“社会主义者法令”宣布无效。这一年从德国历史上看，确是德国工人阶级胜利的一年。就在这一年前后，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也在德国文坛上取得胜利。其明显的标志是：德国当代剧作家霍普特曼的《日出之前》在柏林“自由剧场”上演，并且赢得了巨大的成功。上述两件事相隔如此接近，恐怕不是时间上

的巧合。事实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后，社会矛盾日益复杂，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德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应运而生，它给作家们以巨大的鼓舞，使他们勇于应用这种新的创作手法揭露统治阶级中的黑暗，反映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一八八九年《日出之前》首次公演以后，诗人里夏德·戴默尔^①曾写下了如后一段话：“紧张的情势以如此的方式爆发，这甚至在最善于起哄的柏林城乡人民的心目中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幕演完以后，青年观众一再欢呼剧作者到前台露面，弄得反动派也不得不提高嗓音表示反对；一时间前后左右的男女老少观众都沉浸在青年人的欢乐之中，大伙儿以欢呼和顿足，来迎接新作者出台……喧闹声一幕比一幕厉害，最后哄笑、欢呼、嘲弄和顿足声，全混进了演员的对白。”进步的知识分子欢呼《日出之前》的上演，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先驱者老作家冯塔纳^②对该剧予以高度评价。霍普特曼因《日出之前》一举蜚声文坛，成为德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

二

《日出之前》的作者盖哈特·霍普特曼于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生于德国东部下西里西亚的上萨尔茨布隆。他是旅馆和饭店老板罗伯特·霍普特曼的幼子。他的祖先当过鞋匠、车夫、织工和教堂乐师；祖父早先是织工，象《织工》一剧中所描绘

① 里夏德·戴默尔(Richard Dehmel, 1863—1920)，德国诗人，著作有《拯救》、《不是爱情》、《工人》和《第四等级》等。

② 台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 1819—1898)，德国小说家，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先驱。著有《燕妮·特赖贝尔夫人》、《艾菲·布里斯特》和《施台希林》等。

的织工那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后来渐渐发迹，成了“皇冠”旅馆老板。霍普特曼早在童年时代，从自己父亲经营的旅馆业务中，认识了社会的矛盾对立，他的母亲玛丽·霍普特曼，则出身于下西里西亚的中等市民家庭。霍普特曼在小学时是个“十分平庸”的学生，关于这个时期的生活，他在《我的青年时代的冒险》一书中写道：“学校的强迫和监禁生活，自然叫人无法忍受。”

霍普特曼十二岁时，便上布累斯劳去找他的两个哥哥，一为后来成了商人的格奥尔格·霍普特曼，另一个则是诗人卡尔·霍普特曼。盖·霍普特曼在当地上了市立初级实科中学。在校期间老是留级，一八七八年春被开除出校而结束了当地的学校生涯。离校以后，他上舅舅戈斯泰夫·舒伯特的田庄上去当小工，前后干了一年半左右。一八八〇年秋回布累斯劳，上艺术职业学校雕塑班学习，嗣后在耶拿大学听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海克尔的讲课，这对他日后接受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有一定的影响。

一八八四年上柏林洪堡大学学习，开始了他一生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他接触到易卜生的作品，认为娜拉这个人物是一个“响亮的号角”。一八八五年和一商人的女儿玛丽·蒂内曼结婚，迁居柏林的埃克纳区。这时的生活对他的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和劳动人民接触较多，他曾写道：“我结交了很多小人物：看林人、渔夫、小农和守路人。我仔细观察一个洗衣妇，一个养老院里的老大娘。我以同样的爱对待她，仿佛她曾戴过王冠、执过王笏似的。我和邻近一个化工厂的工人谈到他们的痛苦、快乐和希望。”这一切奠定了他日后写作的基础。

他也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有了接触。结识了自然主义作家阿尔诺·霍尔茨、约翰内斯·施拉夫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写出了最初两篇小说《狂欢节》（1887）和《守路人蒂尔》

(1888)。一八八九年第一个剧本《日出之前》上演以后，就成了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范本。一八九三年他的描写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剧本《织工》初次上演，就遭到柏林警察总监的禁止，同年发表剧本《海狸皮大衣》。一八九四年出版《汉纳蕾升天记》，同年赴美，在横渡大西洋时为日后写的长篇小说《大西洋》和自传体小说《激情之书》搜集印象。一八九六年发表剧本《弗洛里安·盖尔》和《沉钟》。同年，维也纳科学院为他的作品《汉纳蕾升天记》，初次授予他格里尔巴策^①奖。与此同时，德皇威廉二世拒绝授予他席勒奖。一八九八年出版《车夫亨舍尔》，次年再度获格里尔巴策奖。

以后几年陆续发表《火灾》、《可怜的海因里希》和《罗莎·贝尔恩德》等剧本，一九〇三年又一次获格里尔巴策奖。次年和玛丽离婚，未几同玛格蕾特·马尔夏克结婚。一九〇五年去英国，认识了萧伯纳，并获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次年莫斯科艺术家剧院在柏林客串演出，他结识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九〇九年被任命为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一九一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一面忧虑战祸，一面拒绝罗曼·罗兰要求他谴责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呼吁。因为他没有认清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一直以为德国在抗击“外来势力”。

战后布拉格大学哲学系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魏玛共和国把他看作是“德国精神界代表”，授予他奖章。一九二四年维也纳造型艺术学院给他荣誉院士称号，同年得该会颁发给他的和平奖章。一九二八年方始被吸收进普鲁士作家组织，一九三二

^① 格里尔巴策(Franz Grillparzer, 1791—1872),奥地利著名剧作家、散文家。

年赴美讲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称号,回国后又获法兰克福市授予他的歌德勋章。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霍普特曼深居简出,不和外界来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应友人的邀请准备参加战后德国文化重建工作。但是在他准备迁往柏林前夕,也就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这位戏剧艺术大师溘然与世长辞。

三

综观霍普特曼的一生,他虽然写过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剧本等文学种类,但他的主要成就则在戏剧方面,因此人们首先把他看成是剧作家。下面着重谈他的剧作。

从他创作开始,写出第一个剧本《日出之前》,中经《织工》、《海狸皮大衣》、《日落之前》,直到他发表最后的一个剧本片断《赫伯特·恩格尔曼》(后由楚克迈耶^①续完)一生共写了四十余个剧本,在创作这些剧本中似可分成这样几个阶段:

(一) 创作初期(1887—1895)

前已论及,霍普特曼是在德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影响下开始创作的,他不但结识当时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阿尔诺·霍尔茨和约翰内斯·施拉夫,而且把自然主义的理论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他的第一个剧本《日出之前》,通过罗特和海伦的爱情悲剧,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家庭的堕落,揭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作者把这场悲剧归因于酒精中毒和

① 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 1896—1977),德国戏剧家。一九三三年因为他写的两个剧本《快乐的葡萄园》(1925)和《柯本尼克上尉》(1930)而蜚声文坛,由于他对纳粹统治的仇视不得不流亡国外,战后回到德国,著有《魔鬼的将军》等剧本。

遗传，这显然出于受自然主义的影响。《日出之前》不是霍普特曼的杰出的作品，这个剧本只是引起人们的兴趣，突破了戏剧方面的初次尝试，并在德国的剧院里导致一场革命而已。在霍普特曼随后写的剧本《织工》、《海狸皮大衣》和《大耗子》中所表现的对社会的控诉，则要强烈得多、具体得多。

他的第二个剧本《和平节》，一八九〇年在柏林“自由剧院”演出，没有引起很大反响。一八九〇年写的剧本《孤寂的人们》，突破了表面现象，进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在这个阶段里，作者还写了“梦幻剧”《汉纳蕾升天记》。这个剧本的诞生，表明作者逐渐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无产者汉纳蕾的经历和幻觉，把现实世界和宗教神话巧妙地揉合在一起。作者同情被压迫的下层人民，但在统治阶级的强权面前又显得无能为力。他以后写的童话剧《沉钟》、《可怜的海因里希》等，和此剧情况相似，都带有“新浪漫主义”色彩。

（二）搏斗的岁月（1896—1904）

在这个阶段里，作者写出了以德国农民战争为背景的《弗洛里安·盖尔》（1896），《沉钟》（1896），《车夫亨舍尔》（1898），《米夏埃尔·克拉默》（1900）和《罗泽·贝恩特》（1903）等。

《弗洛里安·盖尔》是这些年代里的十分重要的作品，因为这是创造德国民族剧的一种伟大尝试。霍普特曼的功绩在于大胆使用这样的素材。一八九六年一月五日这个剧本在德国舞台上初次上演，不仅报纸和文学批评界，而且广大观众都把这看作是一次毁灭性的失败。作者当时非常痛苦，一个时期十分气馁，他说：“德国民族感情好象一口破钟；我用锤子敲它，可它声息全无。”

作为对《弗洛里安·盖尔》的失败的答复，作者于一八九六

年春开始写童话剧《沉钟》，同年十二月在柏林德意志剧院上演，获得了巨大成功。剧本的悲剧结局必然使作者自己得出结论：逃避现实不是一个负责的艺术家的正确道路。

作家在一八九七年作了又一次的逃避现实的行动，写了一个有关中世纪的剧本《可怜的海因里希》之后，有必要再写剧本《车夫亨舍尔》，他以这个作品回到他开始创作时的进步的出发点上。他在作品里又一次描绘他故土的普通人的生活和苦难。剧中好些是西里西亚山区的典型人物的形象。

剧本《罗泽·贝恩特》是搏斗年代的创造性的结束。如果说剧本《织工》和《弗洛里安·盖尔》一反盖哈特·霍普特曼所持的一种被动态度，那么《罗泽·贝恩特》所具有的改革世界的倾向就比较明显，这种倾向完全超出自然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因素。这个剧本是霍普特曼的三大力作之一。

（三）成熟的年代（1904—1914）

前已论及，霍普特曼的著作如《日出之前》、《织工》、《海狸皮大衣》等，在演出以后，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特别是在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时期，《织工》在全世界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与此同时，霍普特曼公开呼吁反对监禁高尔基。一九〇六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带着莫斯科艺术家剧团在柏林剧院初次客演德国戏剧，和霍普特曼就此相识，霍普特曼对此印象深刻，直到他年迈时还能记得上演时的各种细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的回忆中讲到如下一段话：“霍普特曼说，他对他的剧本一直梦想如同他在我们这儿看到的那种演出：朴素，深刻，内容丰富，不带任何强加于人的矫揉造作。德国的演员试图教他聪明起来，这样他的梦想便无法实现，因为戏剧有它自身的要求和习惯，这个谁也不许变动。如今，他在创作活动的高度，看到了他一生梦寐以求

的东西。”

霍普特曼著作的国际影响表现在外国出版他的作品方面。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五年莫斯科出版了他的德语版三卷集，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八年在圣彼得堡，一九〇五年在顿河的罗斯托夫也出版了他的著作。一九一二年基辅出版了两卷选集。仅《汉纳蕾升天记》一剧，从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一年在俄国共版了五次。从一八九四至一九三〇年在俄国和苏联光单行本出版了四十五种、全集九种。一九一二年纽约出版了《霍普特曼剧选》，直至一九二九年一共出了九卷。一九一二和一九一三年出版了他的“社会剧”，一九一四年出版了“艺术家剧”，一九一九年出版了“象征和传说剧”。一九一四年在纽约出版的“德国古典作家作品集”第十八卷中就收有他的《织工》、《沉钟》和《米夏埃尔·克拉默》三剧。一八九四年伦敦出版《汉纳蕾升天记》，五年以后出版《织工》。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五年间，法国、意大利、荷兰、丹麦、西班牙和匈牙利先后出版了《织工》。在这以前的一八九一年，在瑞典和挪威出版了《孤寂的人们》并上演了这个剧本。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也出版了他的剧本。后来在我国、日本和巴西也翻译出版了他的著作。一九二七年前仅依地德语（犹太德语）出版了五种版本。由此可见霍普特曼的剧作在全世界的影响之大。

在这几年他写的剧作中，现实主义成分和形而上学成分交叉出现。在幻想的玻璃工场童话剧《碧芭跳舞》（1906）、传说剧《皇帝卡尔斯·盖泽尔》（1908）、《格里泽尔达》（1909）以及艺术家剧《加布里尔·席林的逃亡》（1906）和柏林悲喜剧《大耗子》（1911）等作品中，只有《大耗子》，还有社会批判意义，剧中的年轻人施皮塔从人道的观点出发，说出了下面一些话：“嫩芽在我

们中间萌发，土地已经松动，我们虽然还在地下，但我们是未来的收获！我们就是未来！这整个广大、美丽的世界属于我们的时刻必将会到来。”

（四）两次大战前后（1914—1946）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四年，他的第一个妻子去世了，这两件事给他震动很大，使他感到痛苦。他觉得前途渺茫，没有出路。在战争的年代里用日常生活的素材写下的东西，没有一样取得成功。

霍普特曼根据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的小说《阿尔内先生的宝藏》改写的悲剧《冬日的叙事谣曲》（1917）和幻想剧《白色的救世主》（1920）等，都没有象从前某些作品那样成功。一九二三年革命浪潮席卷德国，也触及到知识分子。这次浪潮的顶点是这一年发生的鲁尔斗争和汉堡起义。这些年里《织工》和《弗洛里安·盖尔》对德国公众起了特别强烈的作用。

他的侦探剧《赫伯特·恩格尔曼》片断早在一九二四年写成，然而他把原稿留着，没有拿出去发表。直到一九五二年楚克迈耶才从他的遗物中找到，并且把它续完。《多罗特娅·安格曼》则由年轻时游美印象和当时统治阶级的世纪末气氛两种素材揉合而成。这两个剧本多少是针对魏玛共和国那个时代的社会。

一九三二年完成的剧本《日落之前》具有重大意义，有人说，这是现代的《李尔王》^①，是个时代剧。它揭露大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无情，从标题到内容，和《日出之前》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这个剧本中预示着纳粹的危险即将来临。

① 即指莎士比亚的剧本《李尔王》。

希特勒上台以后，他的批判社会作品一概受到排斥，只有他创作中的神秘主义成分才为纳粹所赞赏。有人要他修改《织工》，说什么在希特勒时代奥伊伦山区已经不再存在社会苦难。作者当然不能同意。一九三四年他写下了如后的一段震人心弦的诗句：

苦楚渗透内心，折磨人的
是忧虑和悲痛的渴念，
我通宵达旦守着这漫漫的长夜，
啊，噙着热泪，震动着心弦。

要坚持，坚持下去，只有这一夜，
要不，你一定会彻底完蛋：
要不，昨天是你最后一次
看见耀眼的太阳。

哦，叫喊，哦，我以狂野的叫喊，
招呼太阳解救人的欢乐，
要不，这个夜，这只黑色的大蜘蛛，
会永远把你团团围住。

希特勒统治时期，他已达七十高龄，他自然无法和一批中国青年作家流亡国外，他不得不留在国内，闭门谢客，过一种“殉道者”的生活。他的后期作品，因缺乏生活素材的积累，写得没有象早期作品那样尖锐泼辣，一针见血。然而瑕不掩瑜，霍普特曼一生中写的许多针砭时弊的力作并未失去光彩。它们对国内或

国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

忧郁的眼里没有泪珠，
他们坐在织机旁，满脸绝望和愤怒，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的是三重的咒诅——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咒诅给那位上帝，
饥寒交迫时我们向他求祈，
我们的希望和期待全都落空，
他对我们只是欺骗和愚弄——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咒诅给有钱人的王上，
我们的苦难打不动他的心肠，
他榨取我们最后的一个钱币，
还把我们象狗一样地枪毙——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咒诅给虚假的祖国，
这里繁衍着耻辱和罪恶，
这里花儿未开就遭摧折，
腐尸和粪土养活了蛆虫——
我们织，我们织！

梭子在飞，织机笃笃，
我们织布，日夜忙碌——
衰老的德意志，我们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的是三重的咒诅，
我们织，我们织！

这是德国诗人海涅为赞美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所写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在这首诗里，起义的织工是无畏的战士和旧制度的掘墓人。

霍普特曼在《织工》一剧里所要描写的正是这次起义的织工。

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古老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家庭手工业。十九世纪初这种手工业在西里西亚边区山间只起着很小的作用，但是后来由于麻布贸易持续增长，这种手工纺织进一步成为居民中的主要职业，一些雇农和贫农被迫把最初当作副业的纺织业作为他们主要的职业。这时家庭里的织机数量不断增长，有经济实力收购织工半成品的商人也日益增多，而织工对这些商人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厉害；十九世纪初的最后一点所谓职业自由也被个别老板的追求利润所限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西里西亚织工的产品在市场上销路越来越小。而这种竞争首先影响到那些贫穷的家庭织工，他们用简单生产方式无论如何敌不过自一八一二年以来在英国盛行的机器纺织业。普鲁士当局尚无兴趣给织工以真诚的帮助，尽管它也曾试图用一点儿有限的保护关税来挽回颓败的局势，但还是失败了。西里西亚只有几个地方出产的布匹尚能

在意大利、葡萄牙和巴西找到销路。

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萨克森《职业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只有在一种保护关税制度庇护下才能找到工作的山区劳动阶级的苦难，会对最受蒙蔽者解释所谓贸易自由制度的意义，它在国内让几百个工场主贫困，使数十万工人挨饿……”资产阶级试图依靠国家措施的帮助和贸易绝对自由的“自愿的”限制以摆脱危机。

织工的贫困日甚一日。织工们回想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年代，那个时候他们的祖先武装起来，从山间来到城市，迫使商人收购织物。可是现在的状况比那个时候更加险恶，他们三分之一的可怜的工资，还要用来交纳封建的苛捐杂税。“他们的双脚还插在封建的泥淖中，而他们的身子已经遭到资本主义竞争的飓风的袭击。”^①

在阿尔弗雷德·齐默尔曼的《西里西亚麻布织物的兴衰》一书中写道：“一个织工的一周工资为十至二十银角，一个手工纺纱工人为五至十二银角；村里没有……一所贫民救济所。代之以在个别日子里的自由乞讨……在大多数（地方）人们都处在苦难之中。这儿不再有小商小贩，因为没有人有钱购买东西，街上没有孩子游戏，他们必须用微弱的体力帮助爸妈干活。甚至连狗叫声……也听不见了。人们再也没有东西喂狗，他们把这些忠心的守家的畜生当作美食吃掉……因为土豆一再歉收，人们日常的食物就是喂牲口的土豆或者别的用作喂牲口的黑面粉……许多织工由于饥饿大口吞食发酸发臭的浆糊，也有一家人合吃一块面包，这块面包还是由于古老习俗自结婚以后在

① 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 1846—1919)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第241页(德文版)。

家里藏了六年之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威廉·沃尔夫一八四五年在《德意志市民书》的一个报告中说道：“织工的贫穷和寻找工作的迫切心情，往往被个别工厂主尽量利用来缩减工资，多出产品。在这些工厂主当中，彼得斯瓦道的茨万齐格尔兄弟商行尤为突出。起初茨万齐格尔财富不太多，后来在短期内迅猛增长。六幢华丽的建筑物就是一个明证……在最近一次压低工资的活动中茨万齐格尔之流向织工暗示，他们再也熬不过去了，他们连买土豆也没有钱了，他们今后的活儿还要少，或者如同别人所说的那样：织工要是实在一无所有了，那么他们只想吃今年长得茂盛的青草……”

霍普特曼就是忠实利用历史事件写下了他的《织工》。特别应用了三个来源：阿尔弗雷德·齐默尔曼的《西里西亚麻布织物的兴衰》（布累斯劳，一八八五年版）、威廉·沃尔夫《德意志市民书》（斯图加特，一八四五年版）和陪审推事施纳尔的报告《论西里西亚麻布织工的苦难及其补救方法》（布累斯劳，一八四四年版）。

五

霍普特曼没有简单地把家乡附近的素材搬过来应用，这表现了作者的社会职责。一八四四年的起义事件纯粹是自发的，其中得不出直接的革命结果。但是沃尔夫在他的材料里保存着社会革命思想的结果，作者在剧本里也回到了这一点上：织工们开头逆来顺受，然后自发地走拢在一起，最后转变为一种战斗的团结，在这上面无产者团结意识的最初火花开始点燃：这是《织工》这个剧本的伟大进程所在。

霍普特曼充分意识到令人信服地表现织工起义的重要性。他坚决打破了迄今不敢把真正的无产者放上舞台的戏剧传统，

霍普特曼第一个这样做了，他并且在舞台上创造了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和不务正业的人。就在第一幕里我们面前就出现了无数被剥削者的代表。他们大家每天干活最多要到十八小时，虽然这样操劳，还无法挣得最低生活的必需品，所有男女老幼都参加了生产过程。有些人甚至饿得当场昏倒在地。安佐尔格老人算过一笔帐，个别织工一年收入只有七泰勒。那些贫穷的织工群众眼巴巴地望着发了财的德赖西格和狄特里希之流的资本家，一筹莫展。而富农出来乘火打劫，尽量为虎作伥。官吏们则贪污腐化，任意欺压织工，这就是当时山区的社会现实。这一切全包含在本剧的五幕当中。

第一幕我们看到德赖西格家发工资的日子的情景。他那拍马溜须的职员狠毒而又傲慢地对待那些来交布匹的工人。织工贝克尔一上场，气氛就显得紧张起来。贝克尔对德赖西格说，“一个地道的工场老板，在别人还没察觉的时候，就收拾了两三百名织工。吞吃了他们，连烂骨头也不剩一根。他有四个胃，象牛一样，他有一口利齿，象狼一样。”这种短兵相接，面对面的斗争，组成了这一幕的第一个高潮。接着紧张的形势进一步发展，一个来送布匹的年仅八岁的戈斯泰夫因肚饿昏倒在地上。这里暴露了德赖西格假慈悲真剥削的嘴脸。作者在第一幕中把各种人物的面貌通过对白勾勒了一遍，展示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第二幕以鲍默尔特老人一家为中心推动了剧情的进一步发展。鲍默尔特老人在第一幕的最后讲了“居然是这样了！”一句话，使他的形象过渡到下一场景。我们看到这一幕里工人们的苦难生活是巨大的，忿怒的呼声是强烈的，它要求面包，要求过人的生活，在这一幕里初次响起了织工之歌：《血腥的审判》，这支歌构成了本剧冲突的核心。请看这惊心动魄的控诉：